

《公共艺术》丛书之一

深圳人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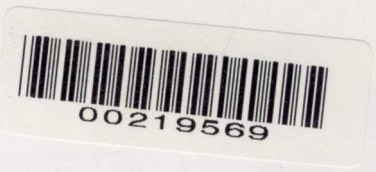
One day in Shenzhen

深圳雕塑院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J32
4

深圳人的一天

One day in Shenzhen

深圳雕塑院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深圳人的一天

出 版：湖南美术出版社

策划编辑：深圳雕塑院

策 划：孙振华

特约编辑：徐道彬

责任编辑：李路明

编 务：戴 耘 边国强

摄 影：边国强 刘伯良 杨 光

英文翻译：沈 焰

视觉设计：鲁 虹

责任校对：刘 冈 武黎黎

电脑制作：深圳市荣生电脑设计部

印 刷：深圳达方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210×260mm 印张：9.5

印 数：1-3000册

200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356-1496-5/J·1412

定 价：80.00元

目 录

| | | |
|-------|-------------------------------|-----|
| 序言 | 雕塑何为 | I |
| 编壹 | 公共艺术的当代课题 | 1 |
| 编贰 | 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 | 11 |
| 编叁 | 寻找“深圳人”，寻找雕塑模特 | 19 |
| 编肆 | 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 | 31 |
| 编伍 | 优秀的设计需要优秀的施工 | 41 |
| 编陆 | 媒体的参与也是公共艺术的一部分 | 47 |
| 编柒 | 艺术与公共生活 | 53 |
| | 《深圳人的一天》专题讨论会 | 55 |
| | 民间的深圳 | 61 |
| 作品 | | 67 |
| 浮雕墙文字 | | 103 |
| 附记 | 附 1:《深圳人的一天》园区分布图 | 121 |
| | 附 2:社区居民调查问卷 | 122 |
| | 附 3:关于在大型群雕《深圳人的一天》中担任模特工作的协议 | 125 |
| | 附 4:关于《深圳人的一天》模特翻制工作记录 | 126 |
| | 附 5:凉亭平面图 | 128 |
| | 附 6:《深圳人的一天》器材设施统计 | 128 |
| | 附 7:深圳市园岭城市公共空间工程改造后的调查问卷 | 129 |
| | 附 8:深圳园岭城市公共空间工程改造后的调查统计 | 130 |
| | 附 9:《深圳人的一天》媒体报道总目 | 134 |
| | 附 10:《深圳人的一天》大事记 | 136 |

CONTENT

| | |
|--|-----|
| Foreword: Why We Sculpture | I |
| Vol. 1 The Theme Of Public Arts In The Present Age | 1 |
| Vol. 2 Let People in the neighborhood tell us what to do | 11 |
| Vol. 3 In search of “Shenzhenese”, in search of models for our sculpture | 19 |
| Vol. 4 Lower the influence of sculptors to zero | 31 |
| Vol. 5 Excellent design needs excellent construction | 41 |
| Vol. 6 The participation of media: a part of public arts | 47 |
| Vol. 7 Arts & Public life | 53 |
| Seminar on “One Day in Shenzhen” | 55 |
| The folk Shenzhen | 61 |
| Works | 67 |
| Words on the relief sculpture wall | 103 |
| Appendix | |
| 1 Layout plan of “One Day in Shenzhen” | 121 |
| 2 Questionnaire to people in the neighborhood | 122 |
| 3 An agreement on taking the part of a model in “One Day in Shenzhen” | 125 |
| 4 A record of the remaking of “One Day in Shenzhen” | 126 |
| 5 Layout plan of the shed | 128 |
| 6 Statistics of equipments and materials used in “One Day in shenzhen” | 128 |
| 7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Public Space Renovation Project” in Yuanling, Shenzhen | 129 |
| 8 Investigation & Statistics about the Urban Public Space Renovation Projects in Yuanling, Shenzhen | 130 |
| 9 An index to media reports | 134 |
| 10 Important events around “One Day in Shenzhen” | 1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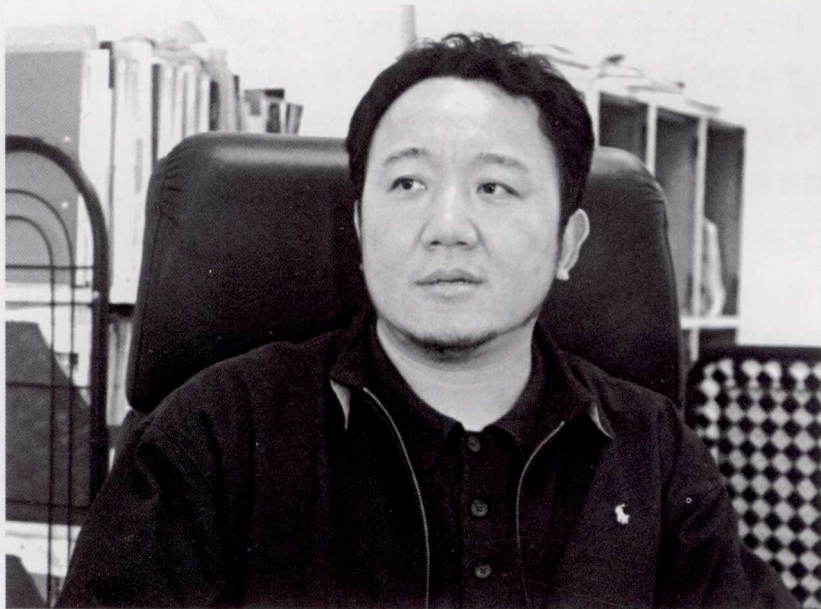
编 壹

公共艺术的当代课题

——《深圳人的一天》的艺术目标及策略

公共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孙振华博士接受访问

受访人：孙振华（简称孙），深圳雕塑院院长，《深圳人的一天》项目负责人

采访人：老道（简称道）

道：《深圳人的一天》有哪些现实契机？请你简要介绍一下《深圳人的一天》这个公共艺术事件的始末。

孙：1998年深圳规划国土局计划对14个街心花园进行改造，组织设计单位作设计，杨建党（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分到一块是园岭公共空间。深圳雕塑院分到的是东门老街。

我们在送方案的时候认识了杨建党，彼此就有了交谈。后来杨建党提出在园岭做以18个人的雕塑为主的环境设计，希望我们配合，我们非常乐意这种合作，戚杨公司的“让社区的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的园岭公共空间设计方案获得通过，规划国土局交由我们院实施，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我们又请杨建党的公司作为工程监理单位，所以这个项目首先建立在非常愉快的合作基础上。

杨建党留学在加拿大，尽管我知道那是个很“革命”的地方，听到杨建党介绍他学习的规划理论，仍然让我吃惊。加拿大的规划绝对是走群众路线的，他们的教授就是这样教他的学生的，规划首先要想到人民，要保护穷人，要保护弱势群体。杨建党在做园岭的空间规划设计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做的，他发调查问卷，做社会学调查，力图理解民意，这些都让我耳目一新。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后来在实施这个项目的具体环节时，一起研

究了不少别人没有试过的东西。比如说，18个人怎么设置，是过去的“主流论”、“本质论”的标准，还是市民化、大众化的标准；再如，随意选择了1999年11月29日，根据随机性、陌生化的原则去寻找18个模特，将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为艺术的过程；还有，如何看待雕塑家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问题等等，应该说都有一些新的探索。

为谁规划，为谁服务

道：以前我问一些设计师——“怎么你这（设计）就是国际化的呢？有国际化的东西吗？”你在前两年就开始呼吁“关注本土”的问题。《深圳人的一天》的策划，延续了这种努力吗？

孙：《深圳人的一天》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民本思想，如调查问卷等等，不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重要的是，谁是城市的主人，城市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一贯的口号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建，人民的城市人民管。但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人民的意志最后能进入到城市的决策和规划中间？这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个城市的大多数居民其实永远是被左右的，他们的意志没有办法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来。如何真正让人民的意愿进入城市设计，同时尝试真正让最普通的市民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主人，这是《深圳人的一天》的起点。在做《深圳人的一天》这个项目中，我一再和杨建觉讨论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建筑究竟是为了完成先验的使命，还是根本上为人服务、为城市居民服务呢？假如居民不喜欢高层建筑，不喜欢高架桥，不喜欢高速公路，喜欢步行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居民逼到某种生活模式中去呢？现在不少城市的现实是，步行者过马路不方便，被铁栏杆阻挡了；有车的可以畅行其道，速度本来就很快，还要尽量减少红绿灯。这样走路的人被剥夺了本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路面，这样谁来规划设计道路，谁就决定了让哪一部分人拥有更快的速度，节省更多的时间。杨建觉告诉过我，在他的老师的一项专门研究里，道路规划是以没有车的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没有车的人的利益占90%~95%。如果以开车的人的利益至上，路永远是不通的。在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目的是尽可能限制这个城市的车。一辆车所占有的空间和造成的污染，超过一个不开车的人的20倍到100倍。那么车主就必须得付出代价，那就是钱，拿钱来！这里潜在着一个目的：让你买得起车，养不起车，最后放弃车。因为你给城市带来的是负面影响，而不是现代化的城市应有的目标。

着眼于公众，着眼于老百姓，《深圳人的一天》的这种理念和方法，我认为对我们更新规划观念是有积极意义的。

道：《深圳人的一天》的规划首先是从社会学开始的，而不是从艺术本身。

孙：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体会到规划的问题、建筑的问题其实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这是一种转化，把规划、建筑更多看作跟人打交道，跟社会打交道的东西，不是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个人天才的产物。在我们社会里，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左右着人们。一大套理论或者个人风格的东西，借助权力，先拿出来镇住别人，让别人被动接受。在城市设计和规划上，不论是园林、建筑，还是公共艺术，都有这现象。不接受，就是你素质低，不懂艺术，不现代。

道：现在看来，《深圳人的一天》是否有些特殊的意义？在当时寻找模特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失败？

孙：《深圳人的一天》其结果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更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挨人骂，也有意义，如果被强行调整也有意义。拿寻找模特来说，这个过程是一种奇妙的遭遇，它是一个测试公众对公共艺术态度的过程。我们以为，寻找的过程无所谓失败，就是一天一个也没找到，也是有意义的。它也在说明问题，对于老百姓而言，让你变成雕塑，这是一



改造前的园岭，《深圳人的一天》原址 1999年11月20日

个从来没有的经验。雕塑对于他们一直是外在的，现在自己变成雕塑放在城市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这是对老百姓对雕塑艺术看法的一个很好的测试。从这种角度看，这个过程是一个测试，一个对社会现状的测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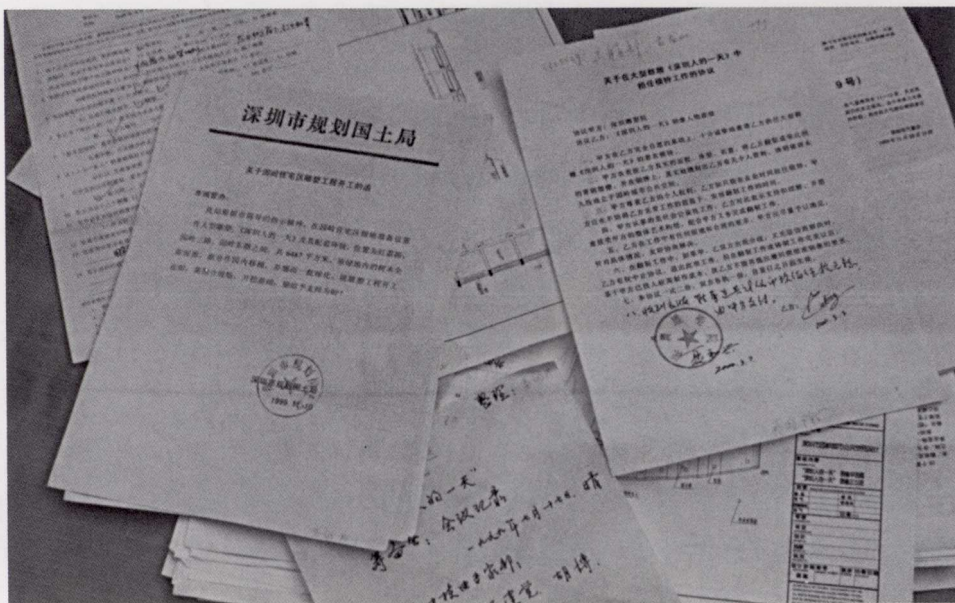
道：那么你觉得哪些因素使这个项目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结果？

孙：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契合点，《深圳人的一天》就是在“平民化”的方面找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为民办事是它的天职，《深圳人的一天》是地地道道地为民办实事，政府没有理由反对。从老百姓的角度看，过去许多公共艺术也许的确艺术性很强，但是曲高和寡，老百姓看不懂，缺乏亲和力，《深圳人的一天》讲的是老百姓的故事，讲的是老百姓的生活，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特别是“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的设计方法，对老百姓来讲是很亲切的，他们找到了参与的路径；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深圳人的一天》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的试验，具有探索性和前卫性，专业人士会觉得耳目一新；由于找到了政府、老百姓、专家都能认同的一个契合点，这是这个项目受到大家关注的关键。

道：你刚才提到了学术性，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它的学术性在哪里？

孙：关于它的学术性，我个人以为它主要提出了一个公共艺术的当代课题，即我们的公共艺术如何由一直支配我们的精英主义向大众文化转变的问题。

我和杨建觉几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曾经想做一个对话，由于一直忙于各种事情，这个对话没有来得及做。我有一个感觉，拿我们城市的建筑来讲，它们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都是有来源的，至少也是有“风格”和“主义”为依据的，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并不讨好呢？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是风格主义的产物，源于精英主义的设计传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建筑是艺术，它们是设计师个性的表现，是设计师个人风格的展示，一个城市常常以拥有某个大师的作品为荣，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城市成了设计师个人风格的跑马场和展示场，至于这个城市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它要朝哪条路走，它的居民需要什么，变得无人问津，这是本末倒置。它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空间的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把某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全体城市居民的头上，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应该结束了。



《深圳人的一天》各种策划、设计及施工文件

在当代文化的情景中，我以为城市的居民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性，应该有更多的关于对城市空间的民主自决权，尊重民意，顺应民意应该是更重要的任务。在设计师和城市公众的关系上，应该有一个根本的变化，由设计师引导公众变成由公众引导设计师，设计师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他的工作无非是了解、理解、表达公众的意志，这样的设计师才是好的设计师。

城市雕塑也是这样，老百姓由于不懂一些“大师”的抽象艺术，不知挨了多少骂，本来，纳税人化钱做雕塑是为了高兴、好看，结果成了受气者。一件我本不要，或者你也不知道我要不要的雕塑，硬放在我家门口，我说不懂，你还要说我没有文化，这是不是很霸道？我们的老百姓好像对此都已经习惯了。如果借用龙应台的一句话，现在应该大喝，你为什么生气？如果说《深圳人的一天》有什么学术意义的话，我希望它在这种当代文化的转型中起到得风气之先的探索作用。

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

道：在《深圳人的一天》中，雕塑处在什么位置上？雕塑怎样来体现“公共性”呢？

孙：雕塑在这项公共艺术中，是次一级的概念。根据总体的原则，对雕塑本身开始了有建设性的探讨：是不是由雕塑家来做这个人呢？后来想，翻模的办法最客观，更具纪实性，让这 18 人真正地成为一个历史的缩影。如

果去创作，可能就有艺术家主观表现的东西。这样，我们决定用翻制，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把生活还原到最彻底。

这对雕塑家震动比较大，其实是在解构雕塑家，不要你成为风格主义大师，你现在像摄影师一样，忠实地、完全逼真地把真人翻制下来。

道：那么，《深圳人的一天》是怎么解构雕塑的呢？

孙：这就不是什么艺术创作，18个雕塑，有真人原型，有名有姓的。这就是历史纪实。

过去雕塑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就是所谓的“正面性”。传统的雕塑应代表社会一种正价值、社会理想的。罗丹的突破就是把普通的人，如老妓女、塌鼻子的，都放在雕塑里，已经是石破天惊的事。但“丑的艺术”放在公共艺术里还是很少。现在不说丑啦，而说平凡和普通。我们这个艺术工程把普通和平凡推到一个纪念碑的位置上，这在雕塑观念上有推进意义。学术界对这个想法反映不错，但是担心官员的意见，他们会不会同意？事实上，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

从雕塑形式上，这种“照相写实”在雕塑的技术手段上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它跨越照相写实的手法，强调社会性的东西，跨越了雕塑和生活之间的一种距离，让真实的生活原汁原味地进入艺术里面去，技术上没什么好说的，其实就是一个观念。

道：从展望的《人行道》，胡博先生的中山街道，华侨城的休闲雕塑，都是用这种照相写实的雕塑技法，像一个“照片”；而在《深圳人的一天》中，18个写实雕塑，讲个故事，有个情境，更像个剧场。

孙：我以为《深圳人的一天》与上述作品还是不同，上述作品仍然是以雕塑家为本体，是雕塑家在构思和创作，《深圳人的一天》强调的则是淡化雕塑和雕塑家本身，包括雕塑的技术和雕塑的艺术本身，追求另外一种社会人文的东西。

道：我觉得，随着策划和设计的不断进展，《深圳人的一天》越来越远离和超越它的起点，原先人们期待的只不过是一两件城市雕塑，要么就是一片“环境艺术”，显然这两个概念，对现在的《深圳人的一天》是不够的。

孙：我以为《深圳人的一天》不仅是解构的，同时也是建构的。例如，纪念性是城市雕塑的一个重要特点，《深圳人的一天》对纪念的对象是解构性的，但是在表现新的内容的时候又回复有某些纪念碑的东西，它把过去纪念碑的内核抽空了，赋予了新的内容。过去是精英的，具有权力意志的内

容，而现在是平民的、大众的。不像过去那样张扬，与人有距离，但是我们仍可以把它看成为平民的纪念碑。

为城市创造故事

道：公共空间规划说到底，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而是人文的要求。

孙：一个城市通过这些规划师、艺术家、建筑师的不断努力，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给这个城市留下一个故事，过一段又留下一个故事。这就是不断累积的历史，这就是城市文化。一般的环境雕塑不具有故事性，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道：以前我们国家也造了很多公园，以人民的名义，很多公园的名字就叫“人民公园”，里面的雕塑、碑刻等纪念物，都是英雄人物、伟大人物的，一点也不“人民”。平民的生活价值被省略了。

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权力和金钱是两个强势的生存价值标准。但在《深圳人的一天》里，一个求职者，一个打工妹，一个清洁工，他们从车间、街道进入公共艺术，成为被注目的对象，这是一种平视的视野。这种平视其实是对他们倾注了一种关怀。但又不是做作的，而是非常自然的，不经意间，表现了设计者、制作者很深厚的人文关怀。

道：在《深圳人的一天》里，我体会到独特的“深圳经验”。

孙：针对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我们着眼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我们不是有意追求，这个城市的确面临世纪之交。在这个移民城市活得怎么样？怎样找到自己？

我们的城市其实很匆忙。谁都没有仔细端详过“陌生人”，大家谁也不理谁，谁也不在乎谁。这种精神的注入，通过《深圳人的一天》这样平民化的场景，可以让我们静下来，反观一下自己，琢磨一下别人。

比如说，我们在寻找不同阶层的模特的时候，每个设计师、艺术家和其他参与者跟这些模特接触，都感到极大的乐趣，工作本身不是外在的，是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方式。

过二十年、三十年再回过头来看深圳，也许会说，噢！那时候的深圳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在不经意之中完成的，没有刻意。对那些模特，很多人都有关联，将来他们成了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孙儿，来看他们年轻的孙子。还有人联想，是不是过十年，再做一个《深圳人的一天》？这说明这个理念，触发了生活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

道：这涉及到谁来写史的问题，写史是一种权力。《深圳人的一天》说的故事，是一种民间的生活史。

孙：在我们做的调查中，有几个人打来电话，很激动地说，这很好啊，给这个社会画像，如再深入，把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的人群都能记录下来，更好。

道：这是一种被我们忽略的视角，就是普通人平视生活的历史视角。现在的许多“深圳故事”，差不多是有钱的、成功的、奋斗不止的人的故事。深圳的史学目光就只认改革开放了，好像单独有这么几百万人，专门辟这块地，天天搞实验，起码我就不是冲着他们说的改革开放来的。所以我讽刺那些制造“深圳故事”的作家、导演、编剧，他们真是“倾国倾城”，一下笔就把偌大的深圳，化为一个实验室了。这些故事有的也关涉底层人的记忆，但打量目光是上层的、优越的，并且还要给予几乎是同样的价值指示。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深圳人的一天》，不仅仅是“美化城市”或者“空间改造”这些脸谱工程了，这些还只是环境改造，《深圳人的一天》有人文关怀的用心，它努力的是“人文环境”，服务和关心的是此时此地的人生。

孙：杨建觉曾经说过，一个有魅力的城市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所谓有没有文化与城市有没有故事关系很大，同样是一个湖，西湖有了白居易、苏东坡，有了《白蛇传》的故事，这个湖就不一样。我们的城市应该通过公共艺术的手段，增加城市的记忆。

道：我来到深圳四五年了，从朴素的生活体验来看，不仅我一个人，很多人都觉得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几乎没有记忆，除非遭了横祸，或者中了头彩。

孙：英国艺术史家拉斯金说，一个民族，靠三个方式记录他的历史：行为、言语、艺术，你要解读他的历史，起码要通过两种方式。《深圳人的一天》，他们那天的行为，做什么，外貌、服装、道具是他们的行为依据；背景墙上的文字是深圳的言说，最后，它是一个艺术，一个公共艺术。

道：《深圳人的一天》就像背景墙上的大字：“石头的历史，城市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意义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编 贰

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

——《深圳人的一天》规划及设计起点